

陪母亲散步

□山东淄博 窗外风

那天在群里跟朋友们聊得正酣,母亲打电话过来说“吃饭了”,我答应一声,然后跟群里的朋友说:“吃饭去了。”一朋友重复了一遍我的话,跟了一句:“一看就不是自己做饭。”几分钟后我发了个笑脸解释道:“离父母家几分钟的路程,已经坐下开吃了。”朋友们顿时艳羡不已,那个朋友说:“我这辈子是没有这样的福气了。”我家与父母家分别在相邻的两座楼,两三分钟的距离,晚饭都是在父母家吃,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可朋友的话让我意识到:能天天晚上吃到母亲做的热饭,不是福气是什么呢?

更大的福气是晚饭后陪母亲散步。

春天的时候白天渐长,晚饭后天色尚早,我们常常沿着一条废弃的铁路走。母亲脚下长了一个脚垫,总也治不好,废弃铁路的枕木刚好能让母亲踩不到脚垫,于是母亲在枕木上走,我在路基上

走,不时说些废话,铁路边有一座废弃的厂房,厂房的背面对着铁路,有一些爬山虎的枝蔓,春风里干枯着,我以为没人照看的爬山虎早已死亡,母亲说:“还不到发芽的时候。”果然,几天以后,爬山虎的枝蔓就绿了。我们看着爬山虎一点点长大长高,到了夏天,整个厂房的背面都已经被爬山虎占据了,成了一面绿色的植物墙。

有时候我们沿着单位的围墙走,路的东边有一排樱花树,开满了娇嫩粉色的花朵,路很平坦没有车,只有三三两两散步的人。我们从路的这头走到那头,或者干脆以宿舍区大门为起点,沿着围墙绕一圈再回到大门口。母亲见了谁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不像我,经常懒得说话。很多时候都是母亲在说我在听,说些久远的往事、家里新近发生的事、要买什么、准备做什么好吃的、惦记一下在外读书的外甥。

棟花飘砌

□兴化 朱秀坤

小院闲窗,春已深,春已深时棟花落轻尘。

棟花味苦,苦香苦苦的。团团簇簇的细碎小花缀满枝头绿叶间,远远望去,如淡紫色的霞绮飘落在树巅,村庄到处弥漫着芬芳的气息——彼时的村落绿树拱围,屋舍与草木相依相偎,乡亲们在其间生活劳作,休养生息,鸡鸣犬吠,安居乐业,朴素又温馨。

一直喜欢小小的苦棟花,紫白的五片花瓣狭长,围绕着与之垂直的深紫色花管,鹅黄的蕊尽在管中。爱美的女孩会将花管摘下,穿成串挂在胸前当项链,绕在腕上当手镯,或干脆挂在耳朵上当耳环,夸张地转头,向左,又向右,那紫色的耳环便来回晃荡,几个孩子一起晃,晃着晃着便乐了出来。那时的农家孩子大多清贫,却可以用棟花玩出一种心情,玩出一份美意。也有爱臭美的女孩采一束紫棟花插在发辮上,

蹦跳在小巷里,被母亲看到,脸色一变,抬手就拔了,这东西命苦,不许戴!

苦棟花,当然命苦。却也能得到诗人的青睐,我喜欢王安石的诗:小雨轻风落棟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宣城卖酒家。好闲适的江村小道,微雨中随风飘落一朵朵紫棟花,细碎如红雪平铺在沙路上,随意一抬头,便见一处木槿为篱的酒家在前方。如此小雨落花时节,小酌一壶,吟咏几句,恰恰是人间美事。

只是棟花开时也易伤感,《花镜》里说:“江南有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为首,棟花为终。”自梅花开始的一场场纷繁花事,赤橙粉紫,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是争着抢着,油菜花还在台上唱念做打,杏花、李花、桃花、梨花、海棠花已采着小碎步热热闹闹地上台亮相了,真正是眼花缭乱,忙煞赏春踏青的看花人。待到牡丹开

冬天的时候路灯早就亮了,围墙上的灯光在寒风里显得清冷,我们依然每天晚上都出来,刮风挡不住我们的脚步,甚至下雪路面不滑的时候,也照走不误。看着前面明明灭灭的灯光和深邃夜空上的星星,让我想起小时候,跟在母亲身后下地的情形,曲曲折折的田间小路,母亲扛着锄头在前面走,我在后面一溜儿小跑。现在母亲脚步已经迟缓,我走着走着就比她快,母亲说你快点走再折回来迎着我,于是我就使劲走,走到路尽头,再回来迎着母亲相视一笑。我们俩回到小区门口,见父亲正同一群老头在那里侃大山,不亦乐乎。

陪母亲散步,是生活的常态。有时我有事,不能陪母亲散步,过后问她:你晚上没出去吗?母亲就说:你没回来,我只在院子里走了走!我说:可以同别的老太太一起呀!母亲就摇摇头,不再说什么。

其实我何尝不依恋母亲呢!

罢,荼靡飘零,花信风吹到苦棟枝头,已经是绿肥红瘦,春意阑珊。一年花事又将尽,春天的大门忽然一声,阖上了——苦棟花原是给24位脂粉佳丽的庞大队伍后压阵的。

暮春,落花,残阳,如若在雨中,面对忧郁的紫色花朵,多愁善感的人更容易滋生伤春之情。要不宋人蒋捷说呢:岁岁春光,被二十四风吹老;棟花风、尔且慢到。

其实大可不必。花开花落终有时,花开了必然凋谢,凋谢也是为了更好地开放。繁花落尽,才能坐果,才有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时候。这正是生命的动人之处,为了完成繁衍,为了下一代的成长,花朵也甘心告别枝头,随风而逝。薄暮宅门前,棟花落一寸,多美啊!难怪沈从文感叹:美,总是愁人的。

细听,也许会听到一朵一朵花落的声音,哪怕叹息,也是欣慰的,且宁静得禅意无限。

平桥豆腐

□淮安 马佳美

家乡的平桥豆腐,名扬天下。其实准确地说,名扬天下的,是平桥豆腐羹。

有句老话,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做豆腐这个行业在过去是十分辛苦的,豆子从浸泡到豆腐成型要经过十几道工序。磨豆子最苦,全凭人推石磨把豆子碾碎,然后晃浆,烧开后豆浆再稍后点卤。卤分两种,一个是老盐卤,另一个是石膏卤。盐卤豆腐口感十分细腻,但出量少;石膏豆腐口感有点粗糙,可它产量高。点卤又是个技术活,豆腐好吃与否及出产量大小都与之有关,要把握分寸、恰到好处、点到为止。

正宗平桥豆腐羹选用的豆腐,必须是盐卤豆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家平桥,基本上都是盐卤豆腐,从田里拔几棵青菜加两块豆腐烧上一锅,不咸不淡既当菜又算汤,青青白白,好看又好吃。用大葱红烧豆腐,葱花的香味加上豆腐的豆香味,香气四溢,也是那时的美食。

现在平桥街上大小饭店数十家,家家大厨都会做豆腐羹,各有特色,有名气的当数菜花香、得月楼、圆梦等几家大饭店。圆梦饭店的掌门人是我同学陈花姐,2019年分别41年的同学首次聚会,中午五桌就安排在陈姐饭店。当每桌端上来两大碗白中泛青、香浓气郁的豆腐羹时,那色、那味,招眼诱鼻,未尝便让人口齿生津。

大家兴奋得七嘴八舌,还是家乡的豆腐羹,一看就想吃,看了更想吃。大家急得动勺,陈姐忙高声

老翁拔牙记

□南京 柯宁生

牙痛了一个多月都是忍着,我怕去医院。但下颌有三颗牙活动了,实在无法吃饭,不去不行了。

我决定去离家不远的某医院。医生看后说:你要种植牙,我们技术没问题,但你先要拔牙,你有慢阻肺我们不敢拔,万一出事故我们没有抢救设备。我一听就感到鼻子不来风,怎么拔个牙还这么危险!

前几天我又直奔一个专业大医院。一看五个挂号窗口都是长长的队伍。排了半个多小时到我时说:要“预约条”,我又气又急不知挂什么科,没法只能去问导医怎么预约。导医说,去预约登记处问问。等拿了预约条再回挂号处,来回不过五十米来我是那一步、喘一口、歇一会。挂号队伍依然从窗口排到大厅中央,我无意间看到一窗口排队人特少,走向前一看原来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优先在此挂号,心里的那份焦虑顿时平复不少。

乘电梯上了三楼,刷了二维码就等着叫号。二十多分钟后听到喇叭里喊我去A区某室就诊,医生笑脸相迎让我坐下歇歇。躺在椅子上医生拿起工具在嘴里前面扒扒敲敲,后面点点戳戳,一嘴的牙齿竟然问题有九项之多,医生说牙齿有的烂根极有发生病变的可能。经检查我上下颌没几颗好牙,不是这儿松动就是那儿缺失、坏死。医生建

说:“慢!”众人不解,陈姐说:“别看它表面没有热气,实际上烫得很,曾有人口腔、食道被烫伤过,大家一定要慢慢小口喝。”亏得陈姐及时提醒。

大家趁热品尝,只见勺动气散,轻轻吹拂,小心吸吮,顿有入口即化之感;细细品味,羹汁浓醇,咸淡适宜,嫩滑爽口,油而不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后来我向陈姐讨教平桥豆腐羹的做法。她告诉我,首先要选嫩豆腐,他们都买管家的盐卤豆腐,做工独特,豆腐嫩而不散;其次必须准备高汤,老母鸡汤或骨头汤最佳;然后把豆腐和冷水一起下锅烧开直到起泡,除去豆腥气,捞起冷却切成碎小的菱形,再放冷水过滤数遍,把切好的姜末、葱末下油锅爆香,用猪油最好。倒入备好的高汤烧开,配少许猪肉丁或鸡肉丁和豆腐一起下锅直到滚开勾芡,用勺子反复搅匀,香喷喷的豆腐羹基本做好,接着装碗,淋上一小勺热猪油封面,洒上葱花、香菜,闻名天下的平桥豆腐羹就好了。如加上蟹黄蟹膏和蟹肉,就是蟹黄豆腐了。至于用鲫鱼脑子烩豆腐,那只是个传说,他们没有做过。

陈姐还悄悄告诉我,大家现在饮食条件都好了,豆腐羹好喝也不能多喝,毕竟油腻较大,营养过于丰富。

我深以为然,在家中我会用我的方法做少油多味适宜家庭口味的豆腐羹,算是对平桥豆腐的一种传承与创新吧!

有故事的石头

□南京 贺震

江南多园林,园林里面多太湖奇石。每一块奇石背后,无不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南浔古镇,我邂逅了一块有故事的石头。

游览过小莲庄,走过一座小石桥,我们去参观另一个重要景点嘉业堂藏书楼。行经莲池南侧时,远远看见一位年轻女子紧贴在一块高约三米的太湖石前,踮起双脚,上身前倾,伸长脖颈,对着石头在做着什么。见此情景,我突然想起,这不期而遇的石峰莫不是被誉为“南浔三大奇石”之首的“啸石”么?

走向前去,看到一块立于石峰右侧的说明牌,果然是久闻大名的啸石。

啸石石腹有一小孔,对孔吹之,“呜呜”的声音会从石腔中回转而出,低沉呜咽,似空谷回声,似猛虎长啸。不少游人至此,上去一试,掌握技巧者果然吹出虎啸声声。

导游告诉我,这啸石系自杭州西湖乔迁而来,其经历耐人寻味。

清乾隆年间,杭州西湖严重淤塞。嘉庆五年,大学士阮元任浙江

巡抚驻留杭州时,组织民工疏浚西湖,以浚湖葑泥在湖心亭西北面堆成岛。百姓爱戴阮元,便把这座人工小岛称作“阮公墩”。

此次西湖疏浚,历时两年。竣工那天,当地百姓聚集湖边,载歌载舞。为感念巡抚组织疏浚西湖之功德,杭州商会会长赠送其一块中间有一个小孔的太湖石。会长命人上前吹孔,只听一声长啸,声似虎吼,众皆称奇。会长请阮元为奇石题名,阮元略一沉思,挥笔写下“啸石”二字。但阮元一向清廉,坚拒不收。商会会长便把此石安放在阮公墩上,供游人玩赏。

阮墩环碧,景色秀丽。许多官宦人家都想在上面修建别墅,但慑于阮公的威望,未敢行动。

至清同治年间,阮元已去世多年。退居杭州的前兵部尚书彭玉麟欲在岛上建一座与孤山放鹤亭相对应的“闲放亭”,作为休闲之所。彭派人上岛勘测,发现土质松软,只有啸石附近土质坚固,便寻思移走啸石。

事有凑巧。此时,南浔四象之一的朱宏茂造花园,正四处搜罗

奇石。朱在阮公墩上看到啸石,怦然心动,意欲得之。彭玉麟闻之要朱宏茂把石移走,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人知道。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朱宏茂安排人在一个月夜,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啸石搬离了阮公墩。朱家述园本就颇具匠心,又有啸石添彩,无人不赞。

三代之后,朱家败落,四象之首的刘家也到了刘承干这一代。刘承干造嘉业堂时,为取镇上各家园林之长,便逐家参观。当在述园看到啸石后,大为欢喜。朱家第三代主人朱平斋吹孔之后,刘承干更想得到这块奇石。朱平斋这时已生活穷困,便将啸石以900两银子卖给了刘承干。刘承干得啸石后,将其立于嘉业堂花园荷花池旁。为使整个园子协调,刘又买来许多形如十二生肖的太湖石,围池一圈,与啸石呼应。遂成今日之景。

啸石真假虽不言,但却如实地记录着阮元保护西湖的功德和清廉,记录着彭玉麟贪美景为已有的私念,记录着南浔富家大户的兴衰变迁,也记录着人们对大自然鬼斧神工馈赠的热爱。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002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